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 Secret Of Chimneys

烟囱宅之谜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 Secret Of Chimneys

烟囱宅之谜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3773

Agatha Christie

THE SECRET OF CHIMNEYS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AGATHA CHRISTIE® [烟囱宅之谜] (英文版) Copyright © 201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Secret Of Chimney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囱宅之谜/(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丁叶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
ISBN 978-7-02-008207-0

I. 烟… II. ①克… ②丁…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2243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印制:王景林

烟囱宅之谜

Yan Cong Zhai Zhi Mi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6千字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9.75

2010年9月北京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07-0

定价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我的外甥，
以纪念康普顿城堡的一则碑铭
及在动物园度过的一天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目 录

1	安东尼·凯德入伙	(1)
2	苦恼的女人	(12)
3	高层人士的苦恼	(22)
4	大美女出场	(30)
5	伦敦的第一夜	(37)
6	温文尔雅的敲诈	(50)
7	麦格拉思先生回绝邀请	(63)
8	一个死人	(72)
9	安东尼处理尸体	(81)
10	烟囱屋	(90)
11	巴特尔警监出场	(103)
12	安东尼自述故事	(110)
13	来访的美国人	(121)
14	政治和金融	(127)
15	陌生的法国人	(137)
16	在教室品茶	(151)
17	夜半历险	(165)
18	第二次夜半历险	(175)

19	秘史	(187)
20	巴特尔和安东尼交换意见	(199)
21	艾萨克斯坦先生的手提箱	(206)
22	红色信号	(218)
23	相遇玫瑰园	(233)
24	多佛的房子	(244)
25	烟囱屋的星期二晚上	(253)
26	十月十三日	(263)
27	十月十三日(续)	(269)
28	维克托国王	(281)
29	进一步解释	(286)
30	安东尼接受了一份新工作	(292)
31	各种细节	(300)

1 安东尼·凯德入伙

“乔大公子!”

“咦,这不是吉米·麦格拉思吗?”

城堡观光团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边,浑身是汗,满面疲惫,但仍然颇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幕。很显然他们的凯德先生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团里的人都很喜欢凯德先生,他身材颀长,面孔黝黑,心情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帮他们调解纠纷的时候,能把每个人都哄得高高兴兴的。他那位朋友长相可怪异了,身高和凯德先生差不多,但体格胖多了,长相也差多了,就像书里面常常描写的那种酒吧老板。很有趣不是?不管怎么说,人们出国观光不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书中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一直到现在,他们丝毫也不觉得布拉瓦约^①有什么好玩的。整天日头曝晒,旅馆一点也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接着忽然就把车开到了马托波斯。幸亏凯德先生建议他们收集明信片。那儿有大量的明信片可选。

安东尼·凯德和他的朋友稍稍走开了两步。

“跟这群娘儿们在一起干嘛?”麦格拉思问道,“要搞

① 津巴布韦西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妻妾成群呀？”

“这些人还不行，”安东尼咧嘴笑了笑，“你没好好看看他们啊？”

“看了，还以为你的眼光出了问题呢。”

“我的眼光一点也没变。他们是城堡观光团的游客，来参观本地的城堡。”

“你怎么居然干了这种差事？”

“急需钱花，没办法啰。我向你保证这不合我的口味。”

吉米咧嘴笑了。

“从来就不是干正经工作的料，对不对？”

安东尼对他的讥讽不以为然。

“不过，但愿很快就会有件事可做。”他充满希望地说，“事情总是这样的。”

吉米呵呵地笑了起来。

“如果有什么地方要出事，安东尼·凯德迟早会卷进去。我知道，”他说，“你对各种动静都有绝对的直觉——而且像猫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什么时候一块聊聊？”

安东尼叹了口气。

“我还得带着这群饶舌的母鸡去看看罗得斯墓地。”

“唉，那才是正事。”吉米赞许道，“路上坑坑凹凹，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定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哭着喊着上床疗伤。然后我们就可以凑在一块好好聊聊了。”

“好吧，回头见，吉米。”

安东尼重新回到他的羊群。团里最年轻也最尖刻的

泰勒小姐马上向他发起了攻击。

“嘿，凯德先生，那人是不是你的老朋友啊？”

“是的，泰勒小姐。是我年少纯真时代的一个老朋友。”

泰勒小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他长得好有趣。”

“我会转告他的。”

“哈，凯德先生，你怎么这么坏，亏你想得出来！他叫你什么来着？”

“乔大公子！”

“是的，你的名字就叫乔吗？”

“泰勒小姐，我以为你知道我叫安东尼。”

“哼，去你的！”泰勒小姐卖弄风情地叫了一声。

到现在为止，安东尼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除了做好游览的必要安排，他还得照顾好每个人：哪位老先生给惹恼了，他得去安慰几声；上了年纪的女士要买风景明信片，他得安排足够的机会；至于那些四十岁以下的女士呢，他还得不时地调笑几句。这最后一项任务要简单一些，因为那些女士总是有办法从他最纯洁的话语里听出柔情蜜意。

泰勒小姐接着发问：

“他为什么叫你乔呢？”

“哦，就是因为我不叫乔。”

“那为什么要叫乔大公子？”

“还是那个理由。”

“噢，凯德先生，”泰勒小姐满脸失望地抗议道，“你

不应该那么说。爸爸昨天晚上还对我说你多有绅士风度呢。”

“你父亲真是太好了，泰勒小姐。”

“我们大家也都觉得你的确很绅士。”

“我简直受宠若惊了。”

“真的，我可不是随便说说。”

“善良的心灵胜过漂亮的冠冕。”

安东尼信口拈来，根本没想到要表达什么意思，只是热切盼望午饭时间快些到来。

“这首诗我一直觉得很美。你很懂诗歌吗，凯德先生？”

“真的要我背，我也许能背出‘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我就知道这些，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边演边背。‘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呼，呼，呼——你看，火苗！‘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这句嘛，我可以像条狗似地来回跑。”

泰勒小姐尖声笑着，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哎，看看凯德先生！他多有趣呀！”

“喝早茶了，”安东尼抖擞精神喊道，“这边走。下条街有家非常好的咖啡馆。”

“我猜，”考迪科特夫人用她那低沉的声音说道，“早茶的开销包括在观光费里头吧？”

“说到早茶，考迪科特夫人，”安东尼端起职业派头说道，“需要另外花钱。”

“真不像话。”

“人生充满了考验，是不是？”安东尼高兴地说道。

考迪科特卡夫人眼光一闪，就像起爆了一颗地雷似地说道：

“我早就料到了，而且做好了准备，今天早饭时我预先泡了些茶！现在可以用酒精炉热一下。来吧，他爸。”

考迪科特卡先生和夫人得胜般地向旅馆走去，那女人为自己的深谋远虑得意洋洋。

“上帝啊，”安东尼嘟哝着，“这世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他带着其余的人向咖啡馆走去。泰勒小姐一直跟在旁边，又开始她的盘问。

“你好长时间没见到你的朋友了吧？”

“七年多了吧。”

“你是在非洲认识他的吗？”

“嗯，不过不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吉米·麦格拉思的时候，他正被五花大绑，马上就要被煮吃了。我们刚好赶上。你知道，非洲内陆有些部落是吃人的。”

“后来怎么了？”

“大打出手。我们杀死了几个，剩下的都抱头鼠窜了。”

“噢，凯德先生，你的生活多刺激呀！”

“非常平静，我向你保证。”

很显然这位女士并不相信他。



当晚安东尼·凯德来到吉米·麦格拉思的小屋时已经十点钟了，吉米正在摆弄各种酒瓶。

“弄烈一点，詹姆斯。”他带着央求的声调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需要烈一点的。”

“我就知道你会要，老弟。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你那份差事的。”

“要是有别的工作，我马上就跳槽。”

麦格拉思给自己倒了一杯，熟练地摇了几下又掺上另外一种，接着慢条斯理地说道：

“是不是想找点特别的事做，老弟？”

“什么事？”

“如果有别的工作，就不干现在的差事了？”

“喂，你不会是说现在就有吧？那你自己干嘛不抢来做呢？”

“我已经抢到手了——但不怎么喜欢，所以想让给你。”

安东尼有些怀疑。

“怎么回事？不会是让你在主日学校教书吧？”

“你觉得会有人挑上我到主日学校教书吗？”

“如果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会。”

“这个工作很不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会恰好是在南美吧？那儿的情况我还真知道一些。那些芝麻大的共和国，好像最近又会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吉米咧嘴笑了笑。

“你对革命总是那么热心，一革命，什么事就都乱成一团。”

“我觉得我在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跟你说，吉米，

发生革命的时候我这人特别有用——不管对哪一方来说。要比老老实实过日子强多了。”

“我记得以前听你说过你的兴趣，老弟。不过，这个工作不在南美——在英国。”

“英国？你要衣锦还乡了？过了七年，他们不能再向你讨债了，是不是，吉米？”

“应该不能。好吧，想不想多听几句？”

“想，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自己不来干呢？”

“告诉你吧，我在淘金，安东尼，在内陆很远的地方。”

安东尼吹了声口哨，盯着他看。

“从我认识你开始，吉米，你总是在淘金。这就是你的弱点——你那特别的小癖好。你寻过的踪，觅过的迹，可该算是首屈一指了。”

“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发大财的。”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你是淘金，我喜欢吵架。”

“我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你该知道赫索斯拉夫吧？”

安东尼突然抬起头来。

“赫索斯拉夫？”他声调古怪地问道。

“对，知道吗？”

安东尼停了好一会儿才吭声。他缓缓说道：

“只知道别人都知道的。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主要河流未知；主要山脉也未知，但为数众多。首都伊卡赖斯特。居民以强盗为主，爱好弑君和革命。

最后一位国王尼古拉斯四世，大约七年前被刺。从那以后就变成了共和国。总之，政局变数多多。你该早点告诉我这差事和赫索斯拉夫有关。”

“只是间接有些关联。”

安东尼凝视着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悲伤。

“你该想办法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了，詹姆斯，”他说，“修一门文书课程或是别的什么。你如果是在古老的东正教时代讲这个故事，保证会被倒吊起来挨一顿拳打脚踢，把你的五脏六腑全踢得走了位。”

吉米接着自己的话头继续讲，丝毫没被唬住。

“听过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吗？”

“即使没听说过赫索斯拉夫，”安东尼说道，“但是一提起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大家必定兴奋起来。巴尔干的显赫大佬，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最大的恶棍，应该被吊死。到底如何定论，取决于你读的是什么报纸。但可以确信的是，詹姆斯，即使你我都化成灰烬，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也不会被人们忘掉。最近二十年来，近东的每一次革命或反革命，斯泰尔普蒂奇都是背后主谋。他是独裁者、爱国者、政治家——没人清楚他到底属于哪类人，只有一点——他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好吧，他怎么样？”

“他当过赫索斯拉夫的首相——这就是我为何先提到赫索斯拉夫。”

“吉米，你昏了头啦。跟斯泰尔普蒂奇比起来，赫索斯拉夫根本无足轻重。它只不过给他提供了出生地和安身立命的职位罢了。不过，我记得他已经死了？”

“他是死了。两个月前死于巴黎。我要告诉你的是几年前的事。”

“问题是，”安东尼问道，“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吉米感觉到他的责难，于是赶紧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我那时在巴黎——确切地说是在刚好四年前。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走着，忽然看见六、七个当地恶棍在殴打一位很有风度的老人。我最看不惯这种没出息的做法，就赶上去把那些恶棍打跑了。我猜他们以前一定没真正挨过打，简直是吓得屁滚尿流！”

“你可真厉害，詹姆斯，”安东尼轻声说道，“要是能看到那场打斗会多刺激啊。”

“噢，没什么。”吉米谦虚地说，“倒是那老家伙感激涕零，谢个不停。他被打得很惨，一看就知道，但他还够清醒，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第二天还专程上门道谢。做得非常得体。那时我才知道我救的是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他在博伊斯附近有所宅邸。”

安东尼点点头。

“对，斯泰尔普蒂奇在尼古拉斯国王遇刺后住在巴黎。后来有人希望他回去当总统，被他严词拒绝。他仍坚持君主政体，虽然盛传他染指巴尔干的所有秘密倾轧。总之，死去的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城府很深。”

“尼古拉斯四世这个人对女人有一种奇特的品味，是不是？”吉米忽然问道。

“没错。”安东尼答道，“他也是因此而亡的，可怜的家伙。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巴黎小歌厅的歌